

爱 的 常 青 树

常艾·著

考古爱情 励志奋斗 历史文物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爱的常青树

AI DE CHANG QING SHU

常艾·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常青树/常艾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516 - 0551 - 9

I. ①爱…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7538 号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 话: 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45mm×210mm

印 张: 10.625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爱 的 常 青 树

春之声	1	归 队	88
新知识	7	发展的必然	92
春风送暖	14	一壶浊酒喜相逢	97
欢声笑语	20	平常心	102
意 外	25	麦 收	109
油菜花香	30	在县城	117
吐露心声	36	室内修整	125
准备着	41	相 伴	131
做客农家	48	敲山震虎	135
殊途同归	57	迎来送往	141
远方来客	62	馆藏文物	149
拍摄现场	67	震 惊	155
讲座与联欢	73	别 离	163
转达问候	78	静观其变	168
求 助	82	远方来信	173

秋天里	179	归家之喜	272
机遇与挑战	188	载得美人归	277
赴杭州	197	家的感觉	284
大家庭	203	家的“前世今生”	290
杭州美景	212	爱在心灵里	299
爱的苦涩	219	乐也融融	306
在孔庙	225	春华秋实	315
重 聚	233	恪守职责	320
晚 宴	240	展 望	327
大检查	247	寻 觅	334
回单位	254		
考古队里故事多	265		

春之声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早，过罢正月十五，眼看阳历二月就即将过去。我在二层小楼的底层的角楼里整理着流散文物，破破烂烂，有出土物，有采购站转交的铜钱和铜器，也有农户家卖给文化馆的老物件，古籍善本、字帖之类的。每件东西上不是夹着纸条就是在器物里塞着收购价格，不值钱。“破四旧立四新”早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谁还拿它们当好东西？我掸掸上边的灰尘，归类摆放，建立了档案，标明送交时间和价格，一天就整理完了。

算来我来馆两年了，是县里的文艺骨干，常写点东西，在县级《泉河文艺》上发发，都是刻印版的人工对折六开纸，然后再装订。在上高中时我就常往文化馆跑，和馆长聊聊创作，他赠我些书籍和资料。时间一长，董馆长说，来这里帮忙吧，社会上兴招收“亦工亦农”，一个月二十四元钱；给文化局、宣传部打个招呼，和头几年招的两个一样。我便在文化馆干起了临时工。后来县里成立师范学校，招收在职职工上学，我便顺利地被招收，边在师范上学，边在文化馆上班。随着形势的发展，“社来社去”一律按国家事业人员承认学历。我便幸运地留在文化馆，附带管管文物，有时间到乡下跑跑。原因就是上一级主管部门强调各县区都要配备文物管理员，增加投入，增订有关考古、文物方面的杂志，有关文物保护的文件也下发到各县区。

县级文化馆这一级平时没有硬性任务，只要你爱动弹，有的

是事干。有时间我就去杨松石老师的工作室看他作画、写字，帮他印照片。时间一长我也学会了拍照、冲洗胶卷。杨老师可是县里的大忙人，县政府召开会议的照片都是他拍，设计宣传橱窗。照他的说法，他就是“万金油”，放到哪里哪里行！

去年，我定了级，成为文化馆文物管理员。地区文化局来了通知，要求各县区抽调文物干部和选派学员，参加社科院考古所在我地区的大型考古发掘，务必在三月初到王因报到。我和文化局分管张局长参加了地区的会议。会上苏副局长讲了此次考古的重要意义，说是对我区文物工作的大促进，将为下一步建立博物馆和管理机构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和其他文化建设同等重要。我第一次跟随领导参加会议，认识了十二县区的部分文物干部，论年龄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回县后，我向董馆长做了汇报，说要求务必物色学员在三月初报到，张局长叫馆里物色人选，由他向部里汇报一下。我回家向母亲说明了要出发考古，不能每个星期来家。她为我拆洗了被褥换了新被面，问我：“考敲的鼓？”我告诉母亲：是六千多年前人居住的地方，有人类遗留下来的器物。从父辈人往上，我家就没出过一个识字的，到了我这辈，我作为两家人的独苗，总算改了门庭。母亲喜出望外。人逢喜事精神爽，她又叨唠起后郑的香菊：“只要你答应，人家巴不得成亲。”我告诉母亲，等以后再说，我又不是上山南海北，就在咱邻县，一两个月能回来一次。她让我带上棉袄，说割麦子的时候还穿棉衣呢。我说这棉袄还是上学时做的呢，我买个绒衣做身单衣就行了。几行千里母担忧，真是一点不假。

回到县城，董馆长指着一个高挑个儿对我说：“王嘉成，高

中毕业，我邻村的，还是个党员。”又对王嘉成说，“去了后有什么事跟小王勤商量，这方面人才缺。”

我重新打好行李包，衣服和日用品放在大提包里，王嘉成用只线网兜盛着脸盆、牙缸等物品。我俩去车站，颇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味道。我观察着王嘉成，宽额、深邃的大眼睛、大鼻子、阔嘴巴，语言不多，说话有分寸，一看就知道是在基层有过锻炼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已娶了媳妇但未有孩子。

汽车站在南门口，我们放下行李，王嘉成去买车票。时间还早，中午的早班车时间还未到，我站在卖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十字路口穿梭的车辆人流，禁不住有种“伟岸”的感觉：乡下的生活是苦的，成年价吃地瓜干，早上和上午上课，下午在春天里要担水秧地瓜，从十二三岁就担水挑，和大人一样挣工分。晚上就挑灯夜读。到了联中才有改观，开始上夜自习，以优异的成绩上了师范，又顺利地文化馆谋到了差事，在众多学子们的眼中是个奇迹。今天又鬼使神差般地去学考古。县里的老教师曾说书中有金钱、书中有美女，那只不过是关于读书人的佳话。不过，自己要是还在农村，香菊也未必投托着媒人要跟我成亲……我沉浸在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憧憬里。

坐上车，和煦的春风在阳光的照耀下暖洋洋的，天空被昨日的北风吹得一丝无云，碧蓝碧蓝的。汽车在柏油公路上一路向东南行驶，路旁杨柳枝泛着白、泛着绿，顶尖上打着苞，麦田泛着嫩绿。春种的人们已开始往坡里赶着牲口。

下车后，我和王嘉成又换乘去王因的汽车，下午两点，我们在路边下了车。与我们同乘车的一位矮个青年也下了车，他问我是不是考古的，我告诉他正是。他说：“我是本县的，去年冬天

就来了。”他告诉我他叫张泗伍，家在距我老家不足五十里路的张吴。我问他考古那儿有多少人，挖出什么样宝贝。他告诉我山东队在这儿有固定的老师专家三个，还有流动专家常来，挖出了好多宝贝，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走进靠村南边的青砖大院，这里有伙房、办公室、工作室。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我们，迎出来。张泗伍告诉我，他叫胡秉政，是工地负责人。我掏出介绍信，他看了看说：“欢迎，欢迎！”然后领我俩到了大通铺的宿舍，“我们条件差，只能委屈各位了。”铺是木板、砖和土墩搭起的。我把行李放下，随胡秉政参观了修复工作室。他指着台案上的器物说：“这叫高柄杯，这叫鉢形鼎，这叫红陶夹砂罇，这叫罐……经过六千多年的埋葬，完整器少，都要修复，属大汶口文化前身遗址。”他又嘱咐我们喝点水，休息一下，可到工地上先看看。

下半午，我和王嘉成走出宿舍，站在刚来的“门口”。其实这门口只是通往正东的小路，往南开了个墙豁口，站在这里往南看考古工地一览无余，不太高的土堆从东往西堆作小山，能看到土堆旁走动的身影。我和王嘉成往南走，道很窄，只能容纳一人往前行，两边是桑田地，修剪过的如同扫帚状的桑条泛着嫩白色。翻过桑地下了方田路沟便是南北大道，两旁栽满参天杨树，呈三角伞形排列。往南就是考古现场。我俩到了最东边的地方，刚才接待我们的负责人胡秉政正从东南向西走。一方方切得十分规整的方坑有序地往西排列，上边几个中年妇女或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铁锹杆上，下边有两三个同我岁数差不多的青年男女坐在地上，用铲子和扫帚在清理烧过的土块，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也在那儿抠着什么。往西的方坑里同样有几个年轻人在工作着。

我看不出眉目，就往前走，在最西头的方坑里停住了脚步。里面有一副骨架躺在那里，一个女子手握画板在描摹着它的形状，旁边稍高一层平台上有一对男女青年在划好线的椭圆形框内用铲和竹签铲着、剔着土块，头也不抬。我好奇地、细心地观察，两个青年剔土的最东边已露出了人的头盖骨。原来又是一个死人骨架，我在心中嘀咕着。求知的欲望使我禁不住跳下方坑，又悄无声地凑在别人骨架的两个青年旁看着。不多一会儿我上边传来“上来，上来”的喊声。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循声看到一个矮个子老头正在喊：“正说你呢！”我不知犯了什么错。小老头横眉冷对：“再不上来，我可要请你上来！”方坑里绘图的、做墓清理的这时也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到了我的存在，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不得不迈向方坑边缘。胡秉政在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喊：“程大爷，咱们考古队的。”说着，腋下夹着工作夹朝这边走来，低声说：“程大爷，地区派来的文物干部，姓王。”

“我就纳闷，谁人这样大胆，不哼不响地就跳到探方里，原来是地区里派来的王同志，不，王干部。”程老头对胡秉政说，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小王老师，真对不起，我老汉眼花认不准人，刚才多有得罪！”

我张了张嘴硬是说不出什么。都怪自己太冒失，不懂得考古工地的“规矩”。他要我上去，上去不就得了？又偏偏胡秉政赶过来解释，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倒弄得我处于尴尬的境地。我红着脸，来考古第一天就撞在了看工地的程老头的“枪口”上。

我下意识地站在绘图女子一旁，远远地看她绘图。她用圆环钢钎插在骨架的某一位置，用钢卷尺从人骨骼脊梁骨的中线量到

钢钎的距离，再在绘图夹纸上画着，这样的动作往复几次。她穿着天蓝色紧身风衣外套，脸庞被毛茸茸的褐色绒帽遮掩着，只看到鼻翼很高；握笔的手戴着红蓝黄色线织成的手套，露出纤细的手指；看得出她的腰很细，格格裤衬托出她亭亭玉立的身材。我想，她大概是怕风尘灌进身上，又御寒，露指的手套套住手心和手背，也是为了保养手而为。有人喊她拍照，她说：“等五分钟。”从别人喊她时的称呼中我才知道她姓郑。

早春乍暖还寒，不知什么时候起西北风了，我这才感到有寒意。我端着郑老师放在墓葬边的画夹，看着画好的人骨架，画得太像了，就连断裂、塌陷变形的头骨裂缝都画得极像地上的骨架的相应部位。她回到探方里装好笔记本和相机，又端起画夹，写着什么，边写边说：“刚才也不怪你，初来工地对这里还不熟悉。”我看着她，终于有人能理解我的心。

新知识

新的生活从此开始。大锅饭，我和所有的老师学员一样拿着饭盒去门口旁的伙房去打饭。厨师是个留着小平头的三十多岁的男子，长脸，下巴颏上的胡须刮得泛着青色，大家称他宋师傅；另一个留着青年头的在收票，人们喊他小高。他俩见我是新来的，说是先领着吧，等开过饭后上他那儿买饭票。我打了一份豆芽炒肉丝，他们又递给我两个馒头。我刚要转身，郑老师在身后说：“我替他交上，人多别忘了。”我感激地冲郑老师笑笑，端着饭回到了宿舍。

第二天，七点准时开饭，稀饭、咸菜、油炸馒头片。饭后我和王嘉成去了郑老师的房间，我在领料单上签上名字，郑老师看了一眼，还给了张泗伍，锁上印有“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木箱。接着说：“我叫郑心怡，小王老师你分在我的探方，以后咱就天天在一起，多承担些工作。考古是门很深奥的学科，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哨声一响，我和所有考古人员一样肩背黄色帆布背包到了考古工地。工地上已有从东西方向扛着铁锹来的民工。人员到齐后，胡秉政招呼所有人在探方北的空地上开了个小会，他三言两语说得很简单：“考古是门科学，是我们现代人根据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我们做的是以地层学为依据，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无论是新老人员都要不耻下问。我们从去

年冬天开始进行了试掘和部分钻探，遗址的大体情况已经清楚！”他指着一位白发者和郑老师说，“吴老师吴祚先生，郑老师郑心怡，所里就我们仨人。”又介绍一位戴眼镜的说这是曲阜文管会的关老师，还有一位是滕县的万老师，又指着我介绍说这是汶上的“小王老师”……

进入探方，我竟有些好笑，“小王老师”，蛮有意思，叫小王别叫老师，叫老师就别叫小王。都是昨天看工地的程老头在探方上扯着嗓子闹的，小王老师的符号在这里恐怕是抹不掉了。我看到昨天叫小钱的那个青年去了老关的探方，又来了个叫三妮的丫头和一个叫张英的学员，民工负责队队长王庆河在探方上。探方内除了我一个男的，其他仨人都是女的。人员调整有利于工作！郑心怡分配给张英、三妮取人骨架，她给我介绍发掘情况和技术要点。

原来考古真是一门科学，就拿探方壁来说吧：种庄稼的熟土层叫农耕层或熟土层，这一层有什么样的陶片或瓷片都不作任何依据说明。耕土层以下不被后期任何时代扰乱的称作文化层，根据文化层出土遗物的差异又可划分层。不出任何遗物和人为活动的地层为生土层。当然，这只是适用于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史前文化遗址上部是商周的，往下是龙山的，再往下层是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遗物。这说明该遗址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跨度，对我们断代、测定年代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当然，这种丰富的遗址少之又少，历史的跨度和人为的破坏会使之出现断层。工作做得多了就能考证出它的具体年代。郑心怡指着做下去的一半较深的壁说：“从剖面上来说，红烧土块很明显，坟墓也比较集中，我们把不一样颜色的土划出线，这就是现象；用手铲做这种现象也可

能是一个灰坑，也可能是座墓葬，根据形状就能判断是墓葬或其他。当然了，也有扰乱层，扰乱分当时扰乱或打破；后期扰乱都要先清除掉。”

郑心怡讲的颇有道理，第一次上工地，我就学到了这么多的考古知识。她教我用铁锨薄薄地敛地层，观土色变化。我接过铁锨学着她的样子又开腿敛现象；不明显的地方又用手铲细刮，连起来找现象，又用手铲按变化划出线，仿佛在探方中划出的地图；然后她教我用手铲平头铲土，这样一块块不大的土块被崩起，出现遗物不被人为损毁。我按照她教我的动作铲土，每一下用力，平头钢铲上的铁箍便在手下端哗啦啦响动，很快就做了薄薄的一层。我把新铲起的土用手铲刮在锨上又扬到探方的岸上。清理完土，郑心怡看看我捡出的陶片又放下，用手铲头正对边缘脱边。说来也巧，原始的边缘脱壳而出，不超出画出的线。她有时歪着身子，有时又斜跨腿，身子倾向某一边进行脱边。边缘脱出来，我用手铲刮起新做的土收在铁锨上又扔到探方上。她做方的动作很娴熟，用力很均匀。不像我不是用力过大，就是用力过小；力大溅起的土块崩到鞋袜和裤腿脚上，而她白白的线袜上却一尘不染。她个子高挑，脚修长，看得出很美；一双薄如蝉翼的白手套罩住她纤细的手；她的皮肤白皙，前额平滑，一双眸子在薄薄的眼帘下炯炯有神，不时地转动，仿佛不用扭脸能斜睨二百度；她的鼻子较高，嘴巴略阔；一头乌发在脑后打了个结，发梢又从发结间垂于后颈。蓝色风衣内露出合体的白地折枝花图案的便服，纽扣从脖颈斜于左胸又弧形延下，镶着金红色的图案花边，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纽扣。她太美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美的女人。我连忙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张英在喊她给那个人骨架鉴定岁数，

鉴定是男是女。郑心怡从背包里拿出一种像挖耳勺一样的亮金属，蹲在头骨旁剥掉最里边牙间的泥土：“这人死时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属成年男性。”

我凑过去：“何以这么说？”

“看牙龈磨损程度。五十岁以上的人基本磨平，幼儿都是尖锐的。你用手摸摸你的牙齿，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这里有个比值问题。”说着她也笑了，“男的骨盆夹角小于一百二十度，女的大于一百二十度。这是生理现象所决定的。张英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郑老师你取笑我！”

“我哪里取笑，传授给你知识。”郑心怡斜睨我一眼也笑了。

我们在说笑中工作，一点也感觉不到累，到下班时我连铲带竹签剔清理完了一座二次迁墓葬，头骨四肢骨上下排列。从点滴开始，一步步学起。张英她俩取完东西，就送回去。郑心怡教我用皮卷尺和一根线拉在东北角的基点上，用钢卷尺量着墓葬离基线的长度，由她按比例落在 T239 探方的位置图上。我站在她一边报着数据。她左手托着大画板说：“力求形制无误。”2HB 的铅笔头削得长长的，画出的线条细且匀称。她又在内框用小字写了 M109，这个墓就算完成了。

郑心怡分配给张英用小镐做地层，薄薄的三至五公分，出土陶片要拣在一起。我和三妮在另一半探方继续清理墓葬。胡秉政夹着小工作夹过来给了个 M112 的编号，郑心怡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又在写着什么。我看了看 M112 墓的深度，猜测这一紧挨的现象很可能又是同一性质的墓。经清理果不出所料，这又是个二次葬。她蹲下身问我：“你说这两个墓哪个早哪个晚？”我哪知

道谁早谁晚！我看她在瞅我，就试探道：“按理说比先前的深，应是它晚！”唯恐说错了，我不敢正面看她。

“不错，说明你用脑子，也很会钻研。”她拿着捆扎成墩子形的草垫，放上块带着绣花的棉垫坐在墓框边上：“既然它晚，斜坡连起来就不对了！”她蜷着一条腿在边缘用手铲找它的边廓，果然在我连接的部位往下找出了边廓，“这叫打破关系，说明它的埋葬，打去了先前死者的墓框。这里斜坡也不对，应培上点土补救。”

阵阵清香，迎面扑来，我也不知这是什么香水味，清香中带有甜甜的味道。女人就是爱打扮，也爱讲究，就像她的坐垫都是棉布绣花的。看她，名牌大学毕业、名牌科研单位工作，又是很靓的美人。

张英用镐做完地层，正挥锨往上扬土，我看到后，想去帮她忙，郑老师用手止住了。由于体力劳动的缘故，张英脸上汗津津的，她脱掉外衣放在探方的边缘上，又挥锨扬土：“王庆河你下来，别光瞎转悠，下来扬土。”

王庆河夹着锨过来：“这点土还够一个人干的？！”他拄着铁锨说：“就凭你粗腿大膀，足有一百三四十斤的身个儿还攀别人！”我听着他们的对话蛮有意思，不知是张英话说得不妥帖，还是刺激了王庆河，他无奈地下了探方开始扬土，接着又翻身上了探方把土扬上土堆。干了一会儿，王庆河下了探方拄着铁锨休息：“我给你们讲个笑话：从前，有个人成了媳妇，饭食上成天价糊涂（方言，稀饭）馇馇（方言，面片儿），从没换过饭食。有一天，男的对女的说，看你老是做这样的饭，你就不会包水饺？女的说你不称肉、买馅料，我用什么给你包？男的一听也是，就

到集市上去割肉、买馅料。干完活后，回家吃饭，问他老婆，水饺包好没有？媳妇说包好啦，下在锅里就等你来吃了。男的掀开锅盖一看，这哪里是水饺，像面做的两个大蛤蟆，气得也没吃饭，打了老婆一顿！心想，我看一看你到底会不会包水饺。隔了段时间又去买了肉馅。等收工回来，媳妇跟在后头，男的掀开锅盖一看，一个大水饺，像个小白猪在锅里漂摇着，气得男的噗嗤笑了！女的说上回包了两个你打俺，这回俺不争你的嘴，你不笑了？！”

王庆河的小故事引得大伙哄堂大笑。张英笑着说：“王庆河，就叫你摊着那样的媳妇，叫你天天喝稀饭、吃锅巴！”

“人家王大婶饭食可巧了。”三妮接话道。

“我倒说你像笑话里的那个媳妇……”王庆河说。

“你讽刺我。”张英这才回过神来，抓起两把土朝王庆河撒去，又边撒边说，“我埋上你。”

“你埋上我呀，俺闺女俺儿也不愿意你的。”

“你埋上他，咱扒出来，那可是天大的新闻。”郑心怡接茬，“比咱国家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比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飞入太空还要有效应。六千多年前的人还会说话，诉说那个时代的事情……”

“张英以后不考古了，可以根据发掘素材，去写科幻小说。”我半真半假地说。

“你也讥讽我，你等着！”张英说着手一扒拉，又抓起一把土。我仰面歪在地上：“张姐，我向你赔不是，别撒！”

张英说：“这还差不多。以后对张姐尊敬点！”

郑心怡说：“都别闹了，好好工作吧！”

“郑老师，我想给你说个事。”王庆河拄着锨说。